

灯影里的元宵节

□ 安小榕

夜读姜白石的诗，“元宵争看采莲船，宝马香车拾隘钿……”忽忆旧事，真想念儿时的元宵节啊！

元宵节的黄昏好像格外漫长，孩子们都巴望着天把夜的幕布快点拉上，他们好把元宵的蜡烛点亮。

黑夜降临，元宵的节庆才正式开始。

孩子们在院子里各个门口点上中指长的两根红蜡，这一天不怕浪费，大门口、堂屋门口、灶房门口，还有鸡舍、猪圈、牛棚等处，甚至窗台、压井台上都要点上蜡烛。各家各户，整个村子都被橘色的烛光笼罩，若从高空俯瞰，点点烛光犹如颗颗星辰降临人间。

匆匆吃罢汤圆，放下碗，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用细竹竿挑起自己的小灯笼，上街玩耍。灯笼多半是塑料的红灯笼，椭圆形，也有瓦楞纸做的圆柱形的生肖灯笼，还有些手巧的人，自己制作了灯笼，上面手绘了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在灯笼底座正中，滴两滴蜡油，放上一根小红烛。夜幕里，在烛光的映照下，每盏灯笼都有一种朦胧的美。

起初是比谁的灯笼最漂亮，等比完了就开始碰灯笼。你挑着灯笼碰我

一下，我挑着灯笼碰你一下，既惊险又刺激。直到把里面的蜡烛碰倒，灯笼瞬间被点着。若抢救及时，赶紧把火吹灭，灯笼最多被烧出一个窟窿，重新点亮蜡烛可以接着碰。有些灯笼一晚上能被碰倒好几回，烧出好几个窟窿。若抢救不及时，灯笼就会变成一团火，碰倒一次就着火的多半是纸灯笼，在其他孩子的笑声中，灯笼的主人算是彻底输了。

“灯笼会，灯笼会，灯笼碰坏回家睡……”灯笼烧起的一团火燃出了元宵节晚会的高潮。虽然灯笼的主人会有些惊慌，却并不可惜，因为明年元宵节还会得到一盏新灯笼。更何况，过了元宵节，灯笼都被束之高阁，就少了那种惊险的刺激。

平日里，大人不准孩子玩火。但元宵节这一天，孩子们却可以玩个痛快。有时候，村里还会在元宵节当晚燃放烟花，美丽的烟花照亮了整个村子。看了元宵节烟花的孩子，据说来年不害眼病。

元宵节的灯影是整个春节的句号。烟花在高空绽放，烛光在灯笼里摇曳，扩散出吉祥、幸福和希望。春意忽至。

甜汤圆

□ 陈莹伟

一元复始万象新，大地回春的第一次月圆。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节日——张灯结彩的元宵节，唤起我对亲人的思念。

热闹元宵节，火树银花不夜天。家家彩灯高悬，户户焚香燃烛；“踩高跷”“跑旱船”“耍狮子”“舞龙灯”，人们沉浸在狂欢之中。

童年记忆里，最难忘是村庄里的“打铁水”。天一擦黑，坝子里就生起了打铁炉子。我和一群孩子抢着拉风箱。“哐哐哐”，风箱有节奏地拉起，钢炭炉子里的火吐起火舌。小娃娃们围蹲在火炉旁，看那化铁炉里的铁器慢慢变软，点点融化成铁水。七八个大人出场了，头戴草帽，蹲着马步，平端木板，整齐地排成一排。带头人像威严的将军站在前头，身子轻轻一晃，其他人心领神会，他们端着木板，把滚烫的铁水颠向空中。带头人高高跳起，击打那在空中被颠成了一团火球的铁水，“哗”地一下，铁水冲上夜空，旋即散开成花，夜空里铁花纷飞，朵朵绽放，顿如仙境一般。围观的人们欢呼、雀跃，村庄沸腾起来……

元宵节的另一件乐事是吃汤圆。母亲早已备齐材料，和好米面，制好有

冰糖颗粒的芝麻心子。一家人围拢在热锅旁，手上摊开糯米粉团，加入黑甜的心子，搓得圆圆的，丢进锅里，笑声在锅里锅外齐鸣。等白白的汤圆浮起，一人两三个，咬开，糯软、香甜，沁人心脾。最有趣的是，母亲要在一锅汤圆里选几个包入硬币，寓意着谁吃到它，今年就有好运。吃汤圆便成了一种仪式，大家既在用心品味，更希望能吃到硬币获得好运。哪个孩子若是咬到硬币，那滋味，才是甜上加甜。

元宵节也是我爷爷的生日。爷爷在世时，这一天我们家会比春节还热闹。家里来了亲戚，我们又换来邻里，摆上酒席，为爷爷祝寿。他捻着山羊胡，乐得合不拢嘴。爷爷过世后，这一天都会勾起我的思念。我想起他的勤劳，他总是早起，劈柴、喂牛，打扫院坝；想起他的慈爱，他总把姑姑、叔叔为他买的糖果储存在一个缸里，它们成为我们这群孩子甜蜜的宝藏。

欣逢盛世，元宵又至。今年不看“打铁水”，不去走亲戚，守在电视机前看冬奥会，冰雪世界灯火璀璨，这是今年元宵节最美的花灯、最甜的汤圆。

随笔 SUIBI



鞭炮话人生

□ 李柏林

春节期间，小摊上摆满了各种鞭炮，等过了元宵节，这些鞭炮便会被收起。有的被收进了干燥黑暗的柜子里，有的被退回了厂家。每当我们再次相遇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。

有些小商贩，没有把鞭炮放在干燥的地方，受了潮，来年再摆出来的时候，鞭炮便点不响了。这在我们眼里叫闷炮。所以我们买鞭炮的时候，都要问一问：“这不是陈年炮吧？”而小商贩都会笑呵呵地说：“我这儿全是新到的货。”这时候我们才放心。

可是新炮里也有闷炮。我是个喜欢把事物研究到底的孩子，所以遇见闷炮，我喜欢把它拆开。我边拆边想，都在一个盒子里啊，都是一模一样的呢，怎么偏偏就你一声不吭，不能给我带来快乐呢？

我剥开闷炮红色的外衣，露出火药，还有一截引线。我把火药倒在水泥地上，拿火机点燃，也能给我带来燃烧的快乐。但是，这都是我的自娱自乐。

还有一种鞭炮，天生就是吸引别人注意的。它叫冲天炮，包装精美，个头



也大，拿在手里，别人远远就能看见。通常我们喜欢在元宵节放，迎接春天的到来，也寓意着新的一年一飞冲天。

我每次放冲天炮，都被许多人围观。那种火光和响声，划破宁静的黑夜，引来人们的欢呼，让很多小鞭炮都黯然失色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冲天炮之所以那么耀眼，是因为火药足，外衣也更加牢固。当引线一点，便开始了它的高光时刻。而且那时候，冲天炮太贵，人们都无力将钱花在这上面。我们好像等了一年，才等到一支冲天炮，所以格外珍惜。

想一想，人的一生，又何尝不是鞭炮的一生？我们只有在前期收集自己的“火药”，强大自己的“外衣”，储存能量，坚定内心，等时候到了，才用一声响，迎来自己的春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蛰伏，失了自己的本性。而且，为别人喝彩时，也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点燃。

灯如昼

□ 李勇

元宵节一过，新春就算完结，即使大街小巷偶有爆竹稀稀拉拉响起，也显得意兴阑珊。

家乡以前的元宵节，家家都做面灯，灯形如碗，俗称灯碗。金黄的玉米面做成的叫金灯，素白如雪的白面做成的叫银灯，黄中带灰的荞麦面做成的叫铁灯，暗绿色的高粱面做成的叫铜灯。捏制完毕，上锅蒸熟定型，插上棉线捻成的灯芯，灯碗里倒满豆油，面灯便做成了。傍晚时，男人们带着面灯、祭品去坟地祭拜祖先，告慰逝者，带去美好的思念。女人和孩子在家里忙碌，每个房间，院子里的每个角落，以及鸡窝、马棚、井台、仓库等处，依次送上灯火。闪耀的灯火绵延至大门旁、大路口，待到燃灭，寓意着先人将灯收下，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渐渐地，送灯形式简约了，风俗却一直在。

未等天黑，孩子们早已忙起来，将整段的蜡烛剪成小段，在积雪中端出一个深窝，将点燃的蜡烛放在雪里。找平整的墙头，滴几滴烛泪，未等凝结，迅疾将燃着的蜡烛粘连其上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
送灯的序曲拉开帷幕，孩子们盼望的重头戏也悄然开演。

女人们找一个破盆，倒进晾干的锯末，男人们淋上柴油，转动铁锹翻动着，边淋边翻，直到搅拌均匀。他们端着盆，从大门口起，每隔一段距离，撒上一堆混着柴油的锯末，一直延伸到路口。一堆连着一堆，陆续点燃，火光连成了一片。璀璨的火光映红了人们

的脸，映照在疯闹、追逐的孩子们身上。赤红的火焰在夜风的助推下，在夜色里肆无忌惮地吞吐长舌。连续不断的脆响，在夜空里扩大，一颗又一颗火星从火苗顶端迸发出来，随着寒风弥漫。炽热的气浪汹涌地递推到人们身上。

火光渐渐黯淡下来，孩子们早已经备好长棍，在黑黢黢的灰烬里扒拉着，火焰重新燃了起来，孩子们的笑声又渐次响起。男人们重新端来锯末，一锹一锹续上，火光重新扩大，悦动、飘逸。

街上有了灯火，平日里怕黑的孩子，一股脑窜出家门。他们手里挑着形形色色的萝卜灯笼、罐头瓶灯笼、纸灯笼，去平日里晚上不敢去的场院上、偏僻的大荒沟里晃一晃、照一照，灯影映射着弯弯曲曲的村路。

“打灯笼，踩高跷，吃元宵，放鞭炮。看花灯，真热闹……”孩子们蹦跳着，连说带唱的一串串童谣，绕过老柳树，穿过幽静的长胡同，伴着打着卷儿的晚风，驻留在家家户户升腾的大红灯笼上，街里喧腾起来。

凛冽的寒风中，烟花把漆黑的夜空照亮了，人们燃起篝火，扭起了欢快的秧歌，笑声蔓延在夜的上空。

时过境迁，现在人们送灯，早已换成了精美的工艺灯，家家户户门前燃起的不再是单一的锯末，草木灰、玉米面闪亮登场。

一眨眼，人到中年。儿时送灯的一幕一幕，仍历历在目。无论是缅怀亲情的体验，还是风俗习惯的沿袭，每次忆起，无论寒风如何凛冽，记忆的火苗都会倔强地扯长，渐渐复燃，熊熊燃起。